



比“小土豆”更可爱的昵称

□作者:任诗桐

据说,“小土豆”一开始是北上哈尔滨旅游的南方游客的自称,逐渐地,因其可爱和接地气,在全网广泛流行和传播。

这个称呼亲切,饱含温暖,如同生活中,朋友、家人和爱人之间的别称。其实,在文人之间,有着更加可爱的昵称。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他们也曾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情侣。他们的笔锋或犀利或唯美,给彼此的昵称更是创意十足而富有趣味性。

在二萧的书信往来中,萧红给萧军的信里,有三次落款“小鹅”,分别是第十七封信、第十八封信和第十九封信,这便是萧军给萧红所起的“诨名”,用以形容萧红每次遇到令她高兴或者惊讶的事情,都会张开双臂的样子,就如同企鹅或者小鹅一般。除此之外,萧军还称呼过萧红“小麻雀”,用来形容她的腿很细,跑起来呈内八,脚尖朝内。萧红的眼睛很

大,一犯困打哈欠时,两只大眼睛就会盈满泪水,就像一只小海豹,于是“小海豹”也成了萧军给萧红起的昵称。起初,萧红对这些外号不以为意,甚至有些生气,逐渐地,她不但欣然接受,还以此自居。对比着“小麻雀”的灵巧,萧红则戏称健壮但笨拙的萧军为“小狗熊”。这些昵称,是二萧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也是他们亲密无间的见证。

鲁迅与爱人许广平在恋爱阶段的通信里,也透露了他们对彼此的昵称。鲁迅亲切地称呼对方“小刺猬”,自称“小白象”。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已经同居的二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分别,鲁迅回到北平探亲,已怀有身孕的许广平则留在上海,二人只有靠通信互诉衷肠。

“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小刺猬常常坐着的,而她此刻却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谈天了。”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而像这样的亲密互动,在他们的书信集《两地书》中随处可见。

朱自清与陈竹隐的爱情始于通信,从称谓的变化上就能感受到二人

从相识相知到热恋,继而回归于日常婚姻生活的过程。刚结识彼此时,朱自清只是称呼对方为“竹隐女士”,渐渐熟悉后开始改称“隐弟”以示亲切。当时,陈竹隐虽也仰慕朱自清的才华,但面临着年龄差距以及朱自清亡妻留下的五个孩子,她也曾犹豫不决。是朱自清一封又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让陈竹隐彻底接纳了这段感情,二人于1931年5月订婚。此后,朱自清对她的称呼换成了更亲昵的“宝妹妹”“宝宝”“小东西”。1932年8月4日,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完婚,“隐妹”或任何修饰都没有的单字“隐”,尽显激情褪去后的日常,虽平淡却也不失爱意。

人生,终究要归于平凡,而那些充满温情的昵称,能够让凡俗生活里,时常跳跃着闪烁的火花。

坐在阳光里的母亲

□作者:杨兆宏

冬天的下午,母亲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冬日的阳光格外亲切,温柔地包裹着母亲,母亲安详地沐浴在太阳底下。已逾古稀的母亲全身上下留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曾经黑绸缎一样的头发已经变成银丝,在太阳底下显得格外有光泽;母亲的脸庞消瘦,额头上刻着一道道皱纹,像父亲年轻时吆喝着耕牛在田地里犁出的一道道沟壑。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眯着眼睛,似在打盹,又像在沉思,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留下斑驳的影子。我仿佛看到岁月像流水一样流过母亲的额头和发际,细细述说着她平凡辛劳的一生。从十八岁离开集市嫁到这个山村,母亲在这个闭塞的山村里劳作了五十多年。母亲和父亲先后把三位老人养老送终,又把三个子女抚养长大送到外面的世界。母亲额头上的沟壑有许多是我们姊妹们留下的,最深的那一道是年轻的姐姐病逝时刻下的。那几年,一想到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丫头四十出头便因病离她而去,母亲便瞒着父亲跑到屋后的树林里偷偷哭泣,以至于本就严重的眼疾更严重了。

母亲安详地坐着,阳光拥挤着争相抚摸着她的脸庞和手背。“咯咯咯……咯咯咯……”母鸡又下蛋了,高声炫耀着自己的成绩,似乎在呼唤母亲快点去收鸡蛋。母亲起身走向鸡窝,拿起尚有余温的鸡蛋放在眼睛下细看。

母亲养了一辈子鸡。记忆里,母亲唤鸡的声音贯穿了我半个世纪的岁月。关于童年的记忆,留下来的声音不多,除

了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便是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和母亲“鸡咕咕……鸡咕咕……”唤鸡的声音。

母亲收好鸡蛋又坐回到太阳的怀抱里。微风轻轻地拂过母亲的发际,几根散逸的银丝在风中轻轻地飘动。母亲很快便又安静下来,仿佛老僧入定。她背后的青山巍峨而亲切,正张开巨大的臂膀拥抱着脚下的一切,也拥抱着母亲。靠山吃山,母亲大半生都在这宽容慈爱的大山里劳作和索取。母亲翻越过这座大山的每一道山梁,蹚过大山里每一条小溪,那宛如毛细血管般弯弯曲曲大大小小的山路上留下了母亲密密麻麻的脚印。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从大山里攫取着养育我们全家的养分。

太阳静静地向大山的背后落下去,大山的影子逐渐拉长、延伸,终于浸漫到了母亲的脚下。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要烧晚饭了”,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声。天晴时,太阳就是母亲的时钟,一年四季,太阳到了什么地方该做饭,母亲心里清楚得很。母亲从椅子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腿,拿起一个小竹筐蹒跚地到菜地里去摘菜。

母亲养了一辈子鸡,也种了一辈子菜。母亲的一生属于大山,也属于泥土。母亲像野狼一样在大山里奔走,又像母鸡一样在土地里觅食。母亲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舞者,用勤劳和汗水为全家舞出美好而温馨的生活。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说报答,因为无以回报。



家中的火锅

□作者:林海平

冬日的风,凛冽而刺骨,如同一把无形的刀,割裂了空气。街上的行人匆匆,都希望早点回到温暖的家中。而家的温暖,不仅在于那一盏明灯,更在于餐桌上那一锅沸腾的火锅。

火锅,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那翻滚的热汤,如同家的温馨,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寒冷,只要回到家中,与亲人围坐在火锅前,所有的疲惫与寒冷都会瞬间消散。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外面的雪花纷纷扬扬,整个世界都被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我和家人决定在家里吃火锅。妈妈早早地去了市场,选购新鲜的食材:鱼片、肉片、蔬菜、豆腐,还有那一小把绿油油的香菜。我则负责在家中准备炭火和火锅。

随着炭火点燃,火锅中的汤开始慢慢沸腾,散

发出诱人的香气。家人们陆续围坐在餐桌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爸爸拿起筷子,轻轻地夹起一片肉片,放入沸腾的锅中。肉片在热汤中翻滚,不一会儿就变得鲜嫩可口。妈妈则忙着为每个人调制酱料,她的手法熟练,每一种调料都恰到好处。

我坐在爷爷身边,听他讲述着过去的故事。那些关于他年轻时的冒险和经历,在火锅的热气中变得生动而真实。而妹妹则在一旁玩耍,不时地用筷子捞起一些蔬菜,然后笑着递给爷爷。

美味在我们之间传递着,每个人都不吝惜地将自己喜欢吃的食材放入锅中。那种分享与给予的快乐,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们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聊着家常,仿佛这个寒冬也被我们围在了心里,变得温暖如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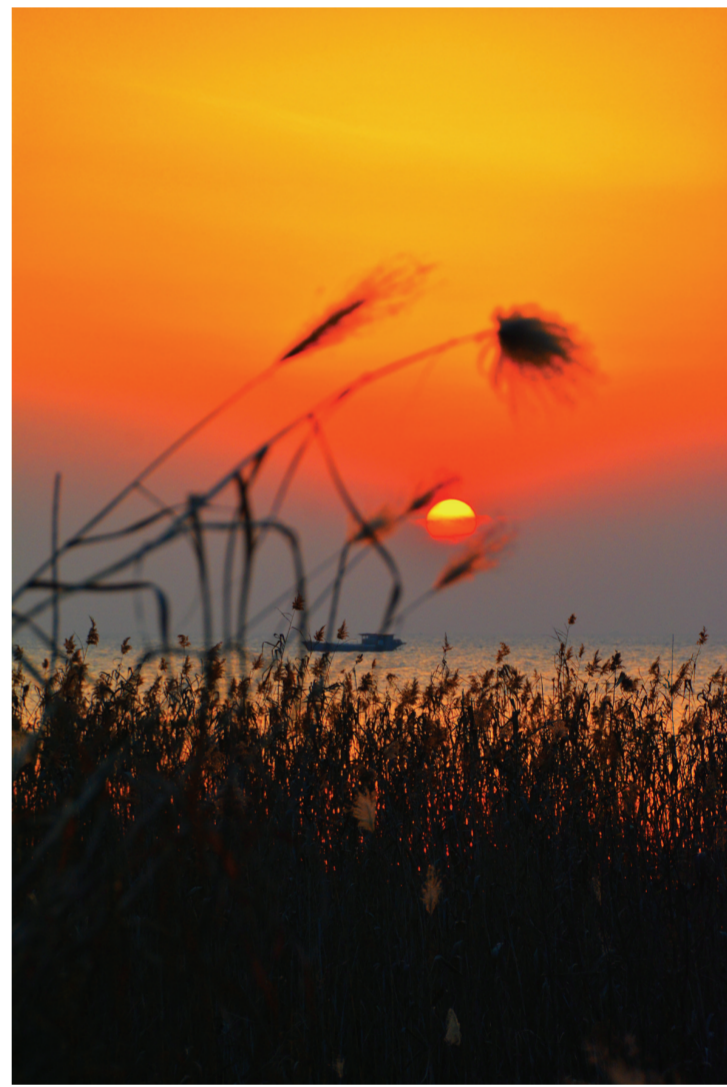
有时,妈妈会夹起一块鱼肉,轻轻地放到我的

碗里。鱼肉鲜嫩滑爽,入口即化。而爸爸则会调侃说:“看看你妈妈给你夹的这块鱼肉,比我的还要大呢!”一家人便笑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窗外雪花依旧飘洒,但屋内的气氛却越来越温馨。我们仿佛忘记了这个冬天的寒冷,只记得那火锅中沸腾的热情和家人间的浓浓情谊。

每一次与家人围坐在火锅前,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那份难以言表的情感。火锅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延续。它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找到了一丝温暖,也让我们的心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寒冬虽冷,但家的温暖足以抵挡一切风霜。只要我们围坐在火锅前,那份家的味道和情谊便会永远地留在心中。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份记忆和情感都将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落日 周荣霞摄

村庄的警报

□作者:陶诗秀

小时候,村里有一只大鸟,飞在天空哇哇叫,村里的人们叫它为“纸鸢”。纸鸢,就是风筝。风筝会叫,现在的小孩子不知道。那叫声,就像小孩子的哭声。

小时候,八角风筝是故乡最潮的风筝。以桂竹为骨,以水泥袋糊贴,迎风耐潮。高四尺,小孩玩不起,当它在天空飞翔时,三四个孩子合力拉不动。我拉过一次,仿若在拉一整片天空,旋即受到了反扑,要不是爸爸在后防卫,放风筝的尼龙线,可能早就把我的小手割得皮开肉绽,再不然就是被拉上天空,当神仙去了。

大人玩这种大风筝,好像有一点玩世不恭。明明风筝就是小孩子的玩意,怎么在村庄尽是大人在参与。农事忙得黑家白日,怎么还有这种心情呢?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人好像是故意的。每年夏天,沙田西瓜和地瓜成熟时,他们就会派出一两只大鸟,从高处俯瞰地头地脑,是否有耽耽相向、不怀好意的瓜贼。任谁都不会相信的,纸鸢又不是侦察机,它没长眼睛,对于这种老鹰抓小鸡的说法,简直就是鬼扯,学童们当作耳边风。

偏偏有一天,村里发生一件荒诞事。日头炎炎,一个小学生经过瓜园,又饥又渴,一时之

间受不了甜蜜诱惑,偷偷入田,摘了一颗小西瓜,藏在怀里。村庄竹林茂密,他旋即潜入林里,以手刀破瓜,低头大块朵颐,风吹竹林哗啦啦作响,他吃得滋滋有声。可是一下间不知怎么搞的,仿若天狗食日一般,竹林瞬间昏暗下来,他抬头一看,原来竹林唯一的出入口,突然被一个庞然大物遮盖。他登时一惊,连忙把西瓜丢弃,他更怕东窗事发,心头鹿撞怔在原处,两腿就像要沉下去一般,失去了逃离现场的能力。

大概一刻钟后,数个大入急驰而至,原来是八角风筝断了线,不偏不倚栽在出入口,阳光硬是照不进来。大人们花了好些力气,先解开尾巴与竹枝纠缠,再理出断线的头绪,最后合力将风筝全身推出。洞口打开了,那个小孩子仿若处在被缉拿的当下,哇哇哭着,人赃俱获,不容狡辩。村里后来传说,小孩子的恶行,是那纸鸢将他“逮捕归案”的。尔后,村里大人放风筝,纸鸢在天空飞翔时,开始会发出“哇——哇——”的长声哭泣。

“纸鸢为啥会哇哇叫呀?”我问妈妈。

“是警报。”妈妈回答我。

那次事件后,村里大人再做纸鸢时,会以玻璃碎片,将竹片削得薄如蝉翼,制成响弓安装于

风筝上方,当风流经过空气振动,便会发出声响。不知道为什么,村庄里的八角风筝响弓发出的声音,竟然和那个偷西瓜小学生的哭声如出一辙。好像是在警告馋嘴的小学生们,八角风筝视角是四面八方的,如果你胆敢痴心妄想,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当警报响起,下场就会和那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

长大以后,我在异乡听过很多风筝的响弓声音。有的像蜜蜂,飞起来嗡嗡嗡。有的像老牛发情,哞哞不停。唯独我们村庄,大人放的纸鸢,声音中带着小孩的忏悔,给想要做坏事的小朋友最深刻的告诫。



陪伴 何汝峰摄

